列子

列子卷六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力命第六 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

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案釋文本或作踽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

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

狐貉之温進其芻豢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宫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案釋文恒或作悟非）也哉（寐者言未覺也）

（及其寤也乃恒之常耳）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案釋文本作邵）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案釋文又作搚）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中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惟天時抑有人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案張湛本作疾矣可不諱云將死不可諱言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也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矣不如已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

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爲厚不薦則爲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爲天福也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爲天福也如鉏麑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

垂名不朽亦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爲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棐釋文作媚或作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況於人事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

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其子謂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爲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能疾巫能之也○案歌意下注有脫誤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案張湛本作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

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形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爲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

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若知形報爲則無以其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似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案報爲爲字疑誤）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不知道者穿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狥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天者也○案知道下疑有脫誤）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案釋文作髾當作貲財字一本作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楊子曰古之人有

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衆人所不知以爲自然昏昏昧昧日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是爲命也乎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眞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爲何所不爲哉此之謂至道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〇案釋文本又作戒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覩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案釋文作硋之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闗也如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貌也神遊而已矣孰能礙之邪壘○案方言作嚜音目壘嚜古字通屎默詐佯愚之狀單至輕動之狀也嘽咺迂緩之狀也憋懯○案此節以訣盧注方言憋惡也郭璞注憋怤急性也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注敝作憋方言惡也懯當作怤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同游於世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爲善也巧佞辯諂之狀也愚直質朴之狀也婩斫憨騃之狀也便辟折旋之狀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爲巧妙也獿○案文選左思吳都賦僁嚚欒獿李善注方言獿獪也據此獿即狡字伢頑戾強愊之狀也情露不隱之狀也謇極訥澀之狀也○釋文

極作愜或作殛極皆非是案言作極極愜古字通釋文誤方凌誶尋間語責之狀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案張湛本無而字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各自以爲才能眠娗無精采之狀也諈諉並煩重之貌勇敢雄健之狀也怯疑懦弱不決之狀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各自以爲適宜得中之道也多偶和同之狀也自專獨任之狀也秉權用勢之狀也隻立孤介之狀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變詐巧辯愚拙佞直衆態不同而皆以爲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慮變其身彼形殼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矣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

命因力以微形佹佹○案盧注作魏魏則命不如力也佹佹與張湛本不同成者俏成也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俏者似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

見舍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迷生於肖似戚生於不知時焉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案釋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案張湛本作艾晏子春秋亦作艾釋文云一本作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案釋文當作棧晏子春秋亦作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今此云吾君方將被蓑

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則吾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爲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揄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者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案注標揄句未詳

列子卷六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七

唐通事舍人盧

楊朱第七 夫君子殉名小人死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爲善不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爲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俾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鈎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燋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也

中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實名之利薄也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偽名之利深也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

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蓋俱失中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案釋文一本作饜古厭饜壓三字通說文無饜字於甘部猒字下訓飽也从甘从肰是猒為饜本字　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案張湛本釋文皆作慎釋文云一本作

順古順愼二字通易履霜堅氷蓋言順也順即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爲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縶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案張湛本作勸釋文一本作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爲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

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楊朱曰萬物所
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
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
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
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
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
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
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爲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
爲同焉世人皆指形以爲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
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
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

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汲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棗當作郵爾雅釋言郵過也釋文音尤下同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全道忘名證實者也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爲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知相憐相捐之道爲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聽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爲至當矣若生不能聽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是失其宜矣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案釋文口與羶字同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

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熈熈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頽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貴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惡其失禮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後人者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

可唯所遇焉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爲節深則難爲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後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譏之失其中道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謂死爲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爲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爲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爲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案釋文作醴一本作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

之悔吝。案張湛本作客室内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案張湛本作聑下同釋文云本又作妉於色也屏親暱絶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産日夜以爲戚密造。案釋文作速本作造鄧析而謀之曰喬。案張湛本作僑喬僑之省文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案釋文作跨下同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案張湛本作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説○案釋文辭一本作僞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案釋文作茫然無以應之殉情躭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説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爲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爲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

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爲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爲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案注爲其心爲僞古字通荀子性惡篇楊倞注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案釋文作脃本又作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案釋文一本作蹈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

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

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内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案釋文云音胃筋節急也或作⿰月雚腃上音權下區位反⿰月癸醜筋急貌竊謂釋文音胃者⿰月癸字音胃也腃當作⿰月癸⿰月癸癸聲故音區位反若腃字則當音之春反矣玉篇⿰月雚⿰月癸醜皃⿰月雚从月雚聲腃从月卷聲雚卷聲之轉也淮南子修務訓作啳⿰月癸高誘注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月癸讀夔讀夔是區位反之明證爾雅其萌虇郭音繾綣是腃即⿰月雚字之明證腃張湛本作⿰山卷淮南子作啳从山从口皆非當从月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

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

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自衛端木叔者以下盧注缺佚無從補正

列子卷七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列子卷八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說符第八 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案注中自字疑衍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夫影由形立曲直在形於形生形由神神存真僞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案釋文一本作衛一本作術據注則盧本作衛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衛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粲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爲理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

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爲爲國爲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斑白語道失○案釋文爲句一本作矣恐誤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

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爲斑白白首聞道猶不能得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强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寡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人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爲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案淮南子作象高誘注象牙也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斲雕爲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而偏巧出此之爲末明本末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

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案釋文一本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案釋文一本作亂而殺子陽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責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爲外物之所傷累者也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案張湛本無以字爲諸公子之

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謂〇案張湛本作請釋文一本作謂恐誤進趣〇案張湛本作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

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案釋文一本無不字）足使若（○案張湛本作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學仁義之道善韜畧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爲智也故適時者無窮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欲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内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欲色他婦是悅也内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案注中得有所守得字疑是衍文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案釋文作戕一本作殘之晉侯聞而大駭○案釋文作駴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

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邪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爲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已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已知道矣夫黄帝篇中已有此章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欲亂故孔子不應耳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以石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契理會然後得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爲者無所爲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常也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案張湛本無來字謁之急來告捷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

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强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强所以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愼勝彼强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孔子之勁能拓［○案釋文一本作招李善文選吳都賦注招與翹同淮南子亦作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

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爲弱也夫藝成者必爲人所役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化者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

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二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宋有蘭○案釋文史記應劭注闌妄也疑蘭與闌同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爲益耳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𨂏○案釋文一本作徹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案釋文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案淮南子作堙比○案張湛本釋文皆作此釋文云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擔纆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皐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辯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心一至於此自以爲不及皐之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爲敗伯樂以爲能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爲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皐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

對以末楚王曰善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哉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

禨字巨衣切又居希切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禨禨祥也○案今本淮南子吳作荆禨作禨說文解字禨字下引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禨禨乃禨字之誤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而非道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𠫇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案釋文往見趙君以我為事必困我為句又云一本云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與今本同張湛本便字作使字我不如

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
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
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宏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
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夫知時應理者事至
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弟亦過分
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
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
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㩳魚○案釋文云㩳字真經本或作魚六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今本

揄魚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鰷不用魚用魚不用鰷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案釋文音僅勇也淮南子作務高誘注勢也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案釋文作精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變舉誠之深焉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案張湛本釋

文皆作食音嗣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雙失又喀喀而吐爲愚也哉柱厲叔事莒敖公自○案釋文自下有以字爲不知已者居海上○案釋文一本作而去海上夏日則食菱芰○案釋文一本作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案釋文作今死而弗死一本無而弗死三字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

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案釋文作亡其身者也彼終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案張湛注請當作情釋文音精一本音情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與盧注異是故賢者慎所出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已以為達生以仁義為桎梏以屋宅為禪誇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祠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竪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

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

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羊以諭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岐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喪無得而爲無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夫守真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

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爲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爲善也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

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爲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行行而不知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數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覩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此大旨也齊田氏祖於庭

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爲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爲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爲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嘗不同也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

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爲榮獲少利則以爲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案折支即折枝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宋人○案釋文一本無人字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别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爲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爲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案張湛本作扣釋文胡沒切古搰字一本作相非又案呂氏春秋亦作搰其谷而得○案張湛本有其字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鳶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案釋文何字下有故字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爲所言無身非謂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列子卷八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吴遴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六葉

列子盧注攷證

敘論

竊懷智此 智此作知北莊子有知北遊篇

天瑞篇第一

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 形字衍 種之類也 種字上有幾字 求之不跋 跋作獲

黃帝篇第二

不知所生 所字下落以字 傷生而知死也 知作之 不想能於千載 能字上疑有矜字 輕死以尊敬 死作先

周穆王篇第三

無制於有當作有制於無何光景之能有光景上脫音響二字人以爲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爲夢爲實者同呼爲眞人以爲虛者上增人以爲虛四字夢行爲夢四字衍損之又損之下之字衍所歸於夲而不之識故僞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是人得之四字在所歸於本上焉字在識字下

仲尼篇第四

汝知物知物之變遷知物二字重出斯爲至矣至字上有不字夫任羣才以爲理因衆物以爲用使雞犬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蜋之臂而拒車轍者是

不知量也鄧析理折而耻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此注原本爲張湛注在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下今案張湛注本無此文疑是盧注錯簡衆人所窺不爲者窺字上有不字豈不猶負其能猶字下有愈於二字

說符篇第八

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据注上文臣之子下脫姓字